# 夜宿无名湖

■李国涛

## 感　念

###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弯柳月，满天繁星，身处无名湖，这样美的夜色岂能辜负？

去年12月12日，我再次踏上无名湖哨所，近8个小时的路途颠簸、舟车劳顿甚是乏累，但夜色怡人，无心睡眠。披上大衣，直奔岗亭，经验告诉我，那里人气最旺。

此时，岗亭外温度显示为-15℃，呵气成冰。见我到来，大家迅速招呼我坐下，围着火炉，顿时寒意全无。

“李干事，你怎么又来了？”看见“老熟人”，士官陈明鑫打开了话匣子。这是我今年第三次“造访”，从2013年起，我陆陆续续上哨10余次，哨所二级以上的士官几乎全都叫得出名字。

只是这一次，没见着中士叶发廷的身影，他是岗亭的设计建造者。不足4平方米的岗亭，先后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训练间隙，叶发廷和战友们漫山遍野找寻石头，如同蚂蚁搬家一样搬回哨所，一块块砌起来。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墙面还没有涂迷彩。

一个星期前，叶发廷退伍告别了无名湖。他的离开，我没有感到遗憾，反而替他高兴。戍边8年，连续7年在哨所守冬，叶发廷浓密的头发已经脱成“美人尖”。

在无名湖，有一种奉献叫脱发。4520米的海拔，大雪封山近半年，每一名守哨官兵都知道“高寒缺氧”四个字的威力。因为脱发，现任文书沈兴干脆用推子贴着头皮理发。“头发短，可以有效掩盖头发少的不足。”沈兴笑着自我调侃。

青春易老，谁也无可奈何。11月8日晚的那次促膝长谈，叶发廷回忆了这些年的很多往事。“大雪封山期间下山背菜是最难忘的，虽然辛苦，但大家都很积极……”言语之中，我看出了他的不舍。

“当务之急，找个女朋友，趁着头发还没掉光之前。”叶发廷爽朗地笑了，我却笑不出来，心里五味杂陈。当晚，他极力要求我睡他的铺，由于输电线路改造导致停电，他给我盖了3床被子加1件大衣。凌晨4点，一名战友前来叫岗，把我误认为是叶发廷。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入睡，不是因为寒冷，而是想着叶发廷已经进入退伍倒计时，他还在坚持。

他应该是爱上无名湖了，一座小小的岗亭足以证明。修建岗亭并非是他的分内事，即使退伍离开，也要留下美好。

岗亭外一阵狗吠，撕破了夜的寂静，也打断了我的思绪。陈明鑫赶紧出门，用手电东照照、西照照，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情况解除后，陈明鑫归来，眉梢凝着点点冰碴。“很有可能是‘熊二’的大哥来了。”炊事班长陆建波笑道，眼光投向熊成，试图缓解紧张的气氛。一阵哄笑之后，熊成似乎明白了什么，抬头假扮起熊的模样，张大嘴巴。他并不介意这样的“开涮”，能成为战友们的开心果，他也乐在其中。

“熊二”是熊成的雅号，陆建波所说的“大哥”是真的黑熊，个头比人还高，足足有300多斤。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狗熊跑到哨楼前觅食，战士易大杨起夜，人与熊相距不到4米，确认过眼神，易大杨赶紧往回跑，狗熊也一溜烟儿不见了。

夜宿无名湖，看着美景，听着故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老兵，还记得你第一次到无名湖吗？”上士崔德顺接过话茬。“当然记得。”我毫不犹豫。

“李老兵”是我喜欢的称谓。2013年5月，我在旺东连当兵蹲连，看见雪山之巅的无名湖，顿时激起了我上哨的冲动。无名湖与旺东海拔落差不到1000米，直线距离也不过1000米。但曲曲折折的山路，耗时近4个小时，超过5处绝壁需要攀缆绳而上。士官杨军带路，如履平地，一路小跑。杨军戍边十余载，是连队有名的“铁人”，25公斤的冻肉他要背两块，300斤重的发电机运出去维修，他一下子就把“铁疙瘩”抱上了车。

徒手爬山对杨军来说是家常便饭，而我一路追赶，吃尽了苦头。在乱石堆，我接连摔了好几个跟头，屁股差点开了花。

奈何曾经的“雪山牦牛”也经不住岁月风霜的侵蚀，由于长期戍边，杨军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脑供血不足等疾病，不免让人心疼。

那时候，5月是无名湖哨所官兵最难熬的时节，进入守冬末期，新鲜蔬菜简直就是奢望。晚餐时间，炊事班长不知道从哪里翻出几个土豆，炒了一盘土豆丝，土豆丝上黑色的斑点清晰可见。正当我停箸犹豫之际，留守医生说：“李干事沾你的光，终于又吃到炒菜了，我们都吃了好几天的罐头炒饭了。”一句话，像利剑一般戳中了我的泪点。

思绪如泉涌，我站起身来收拾心情，透过岗亭的窗户，夜太美。2015年，守哨官兵住进了保温哨楼，每个房间都有暖气，吸氧设备配到床头，4G网络实现全覆盖。今年国家电网又拉到哨所，大雪封山前，团里就送来各种过冬物资，主副食堆积成山，鸡鸭成群。无名湖的冬天不再寒冷。守哨官兵的生活正如炉火一样，越烧越旺。

正值“双12”，上等兵詹从旭忙着从网购平台挑选心仪的商品。这个“00后”小伙的购物车里全是零食，大雪即将封山，他不确定是否能够收到包裹，但那份盼望收到快递的心情也很美好。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孩子，实在寂寞才随意翻看手机浏览网页。12月份的津贴一发下来，他就给父母转了4000元，而他一个月的津贴是4800多元。

詹从旭用食指不停地翻着手机屏幕，当看见他的大拇指，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他的大拇指指甲盖是凹陷的。

“是缺氧缺钙缺维生素所致，哨所很多人都这样。”熊成看出了我的心思。刚到无名湖那会儿，他强迫自己吃维生素片，休假回家还会购买大量的补钙产品。现在他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不再吃维生素，也或许，他已经习惯了。

崔德顺把这种“习惯”定义成“麻木”。他进入大龄未婚青年的行列后，父母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宝贝儿子张罗着介绍对象。上一次休假，相亲频率更是达到顶峰，短短两个月相亲9次。每次他一提在西藏当兵，便没了下文。“婚姻是终身大事，彼此之间不应该有秘密。”崔德顺直言。

这个山东汉子也是实在可爱。有一次，他邀请女方吃饭，问及吃什么，女孩说随便，他还真就随便找了一个路边摊，点了一份土豆丝和青椒肉丝，花了30元，饭后俩人便断了联系……

与世隔绝太久，崔德顺不知道逛街、喝咖啡、看电影才是女孩儿心里要的“随便”。戍边9载，他读懂了无名湖的风花雪月，却在恋爱校园里迟迟不能毕业。

同样是山东汉子，上士张俊奇和妻子杨羚早早步入婚姻殿堂，2015年喜得一“子”，今年又添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收获爱情、家庭、事业，这位曾经的山东枣庄青少年组散打冠军，总是把乐观坚强展现在别人面前，而鲜为人知的是，因为患有关节炎，他一年四季都穿着笨重的棉裤。

夜宿无名湖，我收获的不仅是一堆故事，还有沉甸甸的感动。突然之间，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 风雅颂

### 情至心处诗最美

### 松毛岭郭公寨

木板墙上的弹孔依然清晰，
房前屋后的松树与毛竹早已还原
被炮火摧毁的模样。黄氏祖祠置身
静谧的阳光里，已没有敌情尽收眼底，
也没有挖战壕筑堡垒站岗放哨的
紧张与忙碌。只有红旗还在
屋前的竹竿上飘扬。

这里已不是前沿指挥部
没有敌人动向需要汇总，没有战斗命令
需要下发。堂屋和厢房早已腾空，
没有秘密需要保守，也不用担心炊烟
引来“黑寡妇”，三角印的借条
和打借条的人，都在墙上的相框里
折旧光阴，泛黄流血牺牲的记忆。

### 红色闽西（二首）

■赵晓梦

七天七夜弥漫硝烟的记忆，那些
枪炮声喊杀声还在山脉云霄回响，
那些无名将士的英魂还在林间回荡，
山风一吹，你就会和祖屋一起流泪，
一起哽咽一起战栗。历经八十多年，
成为一家五代人执著的坚守。
没有豪言没有壮语，犹如岭上盛开的
映山红，质朴照看着这山中老屋。
尽管满身伤痕也要敞开大门，
让那些回不了家的孩子啊，有个
遮风避雨的落脚地。

### 老古井

我喜欢这口井。喜欢井水的清澈，
喜欢来来往往打水的人。洗菜拉家常，
即使他们家中早已有了自来水，
还是习惯到这卧龙山脚的老古井，
走一走看一看，或者坐在井边抽支烟，
或者带桶水回家。一切还像从前一样。

永不枯竭的井水像一个执著的陈述者，
用洁净的、体面的、充满希望的真诚，
消除隔阂，消除沮丧，消除蚀骨的疲倦，
让一尾鱼游出井口满天繁星，让病中的
他秉灯夜烛写出改变天地的光辉著作。

带着地表深处的体温，井水的民风
依然纯朴。客家人珍贵的红色记忆，
在历史风烟涂染的岁月长河中，
依然有着清澈如初的恒久甘甜。
让每一个走近的人，都会不由自主
喜欢这口井。要么是井边恬淡的时光，
要么是平静水面下跳动的声音。
即使过了多年，即使走出老远，
我和他一样，仍在把老古井牵挂和惦记。

## 人在军旅

###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 假如我没有选择军校

■刘浩宇

相信每一位考进军校的同学，都会在某个时刻思考过一个问题：假如我没有选择军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呢？于是接下来就开始幻想自己在地方大学或潇洒或狂放的生活。

是啊，在几个月前，新训伊始，午休时我一边压着被子的褶儿一边哭，即使是计划了十年的军校梦，也架不住生活反差过大引起的思乡。如果当初高考时没有选择军校，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呢？

假如我没有考军校，也许，我就不用过前段时间的“光棍节”了。我们会在某个街口的拐角相遇，秋天的落叶缓缓从你我面前飘过。我拉着你，背对背倚坐在操场上，抱着那把写满故事的吉他，给你唱我最爱的《奇妙能力歌》。但在军校，我只能在队列里和你在路口相视一瞥。一阵秋风袭来，漫天飘舞的叶片预示着周末我们又将打扫校园里堆积如小山般的落叶。

假如我没有考军校，大概我的王者荣耀已经上了王者段位吧。每天晚上大家回到宿舍，泡上一碗喜欢的泡面，在游戏里驰骋天下，享受和好友竞赛的快感。但在军校，晚上十点准时熄灯，偶尔悄悄聊两句天，班长查寝的手电就亮了起来，光芒打在你的脸上，让你成为聚光灯下被人瞩目之人。

假如我没有考军校，我现在一定穿着个性的时装，宿舍里的鞋架摆满了我的Air Jordan和Nike，墙上贴满了和舍友喜欢的球星海报，书桌前摆着和喜欢的女孩的合影。但在军校，宿舍内不允许有任何摆设，每个人的下柜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藏着我们的一切私人物品。洗漱柜内的洗漱用品像手机信号格一样从高到低，有时伸手进深处掏一瓶洗发液都可能会上演一出多米诺骨牌表演。被子还没来得及收拾，就听见楼道里传来“三分钟后查内务”的“死亡宣告”。一瞬间，闪电侠、钢铁侠纷纷附体，一个个手忙脚乱地叠被子，成为军校宿舍里一道风景。

唉，军校的苦，真是有点吃不消。

假如我没有考军校，我想，应该到毕业那天，自己都认不全班里的同学。或许这段青春里，你体会不到在一个人不小心犯错“冒泡”后全班人一起“有难同当”的齐心协力，品味不到队列场上练习踢正步一起呐喊出“坚持到底”的畅快淋漓，感受不到检查内务前对着一床厚如面包的被子却要让它成为“直线加方块”的毅力。其实，军校就像是一个家，家规虽然很严，可你就是不肯离开，因为这个地方，有你舍不得离开的人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假如我没有考军校，我肯定会在早上没课的那天睡到很晚再起，不会有勇气在夜色笼罩的凛凛寒风中晨跑三公里。在军校，生活开始变得规律起来，无论严冬酷夏，每天六点时起床，在“一二三四”的口号中吐出一夜的浊气。人生的许多时刻，我们很少去做那些我们认为对的事情，而是做那些方便的事情，然后不断地后悔。这一条条看似要命的条令条例，却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少留下日后的遗憾，在强制的管理中却给了我们实现理想的勇敢。军校大概就是如此充满魅力，它先让你痛苦，随后给你拥抱蓝天的情怀。

假如我没有考军校，我的存在大概远不如现在有价值，俗话常说“有困难找人民解放军”，可如果没有人投身国防，那么老百姓在真正危难的时刻，又能找谁呢？我为我选择了军校而光荣，那是晨曦光芒映在军服上的自豪，那是在泥土里翻滚时的义无反顾，那是我们不求回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是国旗下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肃穆。也许多年后的一天，孩子问着父亲为何从军报国。誓言在耳畔响起，革命的接力棒紧握于手，就像儿时，我问我的父亲一样。

## 军营纪事

### 每段记忆，都气壮山河

# 海拉尔故事

■刘晓伟

### 1

从海拉尔出发到某中心雷达站，要一小时车程，而将近一半的路，是下公路后没有路的大草原。皮卡车司机王营说，草原的四季，就几十个好天，冬天一下雪，根本就没有路，开车完全凭经验，要是赶上暴风雪，生活补给得靠挖掘机开道。

有意思的是，中心雷达站阵地上至少有七八条有名字的砖石路，其中一条叫“天路”。教导员闫明讲起47年前的往事，神情凝重。

1971年，这个站还没有接通市电，战备和生活全靠油机供电保障。3月25日，呼伦贝尔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雪。那天晚上，4135油机突然发生故障，阵地营房即刻陷入一片黑暗，旋转的雷达天线戛然停止，战备中断了。危急时刻，油机员游平和班长彭学金主动请战，顶着“白毛风”前往油机号室排除故障。可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他们在营房和号室之间迷失了方向，被暴风雪刮到了山下的雪窝子里。最后是陆军和某场站分别派出的骑兵和拖拉机全力清雪搜寻，终于在一个坑洼地里找到了他们。当时，官兵们看到紧紧抱在一起已经冻僵的彭学金和游平，悲痛万分。

连队为纪念英烈，把这短短200米的战备路命名为“天路”，并总结提炼了“勇于战胜困难，勇于超越对手”的拼搏精神。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今天的连队已经升格为中心站，官兵也更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天路”精神却始终激励着官兵，传承发扬先辈的红色基因，扎根草原、甘于奉献、开拓进取、奋发图强，担负起守卫蓝天的重任。

2009年冬天，直招士官、油机技师许有龙前来报到时，是在旅部办事的老炊事班长把他带到雷达站的。当时，许有龙问班长，部队在哪儿？班长说，内蒙古海拉尔。他们下了火车上公共汽车，再换乘雷达站的勇士车，一路颠簸，越走路越差，越走人越少，直到上了没有路、被大雪覆盖的茫茫草原。许有龙说，当时的心情比身体还要冷。那时，连队建设处在低谷，战备训练在全旅垫底。一次，许有龙和同期直招的同学通电话，同学取笑他：“听说你的那个连队战训水平全旅第一，倒数的！”连队落后，人人脸上无光。大家积极响应站党支部号召，从战备训练抓起，人人憋着一股劲儿，下决心两年打好翻身仗。那些日子，每次上阵地值班经过“天路”时，大家都默默地给自己加油鼓劲：早日摘掉落后帽子，用实际行动为连队争光。记得那是2014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正在旅部参加军事训练会的教导员闫明打来电话：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的奖牌，咱们拿到了！消息传开，全站官兵欢欣鼓舞，一片沸腾。闫明回来那天，全体官兵早早地在风雪中列队等候，大家把奖牌捧在胸前爱不释手。闫明说，从2014年至2017年，雷达站连续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成功处置了一次重大特情，荣立集体三等功。

### 2

2018年国庆前夕，某雷达站的第一代建设者徐立民和老伴来到这里寻根。这位1950年入伍、如今已87岁的老兵看到雷达站的工作生活条件今非昔比的巨大变化后，感慨地讲述起当年在荒山野岭一锹一镐搞建设的故事。走到一棵大杨树下，雷达站的指导员宫明星向两位老人讲述了“第28棵树”的故事。

坐落在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这个站风景虽美，但气候恶劣，夏有倾盆大雨，冬有北风大雪，花草树木很难存活。1996年夏天，时任站长佟宏彦的妻子李静第一次到连队探亲时，亲眼见证了一场暴风雨把连队的树苗和蔬菜一卷而空的惨状，就产生了让丈夫转业回家的念头。当时，她刚刚独自一人给公公送终并料理完后事，还承担着照顾重病在床的婆婆、抚养孩子等重任。一边是无助的妻子，一边是深爱的连队，这让佟宏彦很纠结。指导员到临时来队家属房反复做思想工作，李静才算松了口，但提出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在连队栽上一棵树，一年后树活了，丈夫继续留队；若树死了，必须转业回家……为了深爱的雷达站和可爱的官兵，佟宏彦答应了李静，两个人亲手把一棵小白杨栽在营房后面。

这之后，佟宏彦像呵护婴儿一样照顾这棵小树，浇水、培土、施肥。阳光强烈的时候，就用旧帆布搭个凉棚，风大雨急的时候，就用木头挡个遮风板。李静从丈夫的行动中，感受到他是多么热爱这片草原和雷达站这个家。李静假期结束，正准备离开雷达站的前一天，佟宏彦刚好护送大修雷达外出未归，一场罕见的草原暴风雨不期而至，几乎要把整个营房吞没。正当她为路上的丈夫和官兵们担心时，猛然透过朦胧的玻璃窗看到几名穿雨衣的战士头顶头、肩并肩、臂挽臂地靠在一起，在用身体保护着那棵小白杨……刹那间，李静明白了，她顾不上穿雨衣，径直冲到战士们身旁，哽咽地大声喊道：“你们不要命了？都给我进屋去！”老兵张军快速脱下雨衣给李静披上，说：“嫂子你先回去，我们必须让小白杨活下来。我们不能让站长走，更不想让站长失去你！”张军说话间，又有好几个战士冲过来，围拢在树周围站成厚厚的人墙。李静被这一幕震撼得哭成泪人：“是我错了，我不该为难你们站长和大家。无论树能不能活，我再也不提让你们站长转业的事了！”听了李静的话，钢铁般的雷达兵流下了热泪，雨水混合着泪水肆意流淌，凝固成草原雷达兵最美的情感画面……或许是军嫂的理解支持和雷达兵的大爱情怀感动了上苍，小白杨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佟宏彦不仅没转业，还因工作成绩突出提升到团机关任职……后来，大家发现小白杨是雷达站存活的第28棵树。由此产生的“第28棵树精神”，一直激励着官兵热爱本职、扎根草原、坚守信念、甘于奉献。

“第28棵树”的故事讲完了，徐立民沉默了许久，继而庄重地给白杨树敬了一个军礼。而此时，这棵当年被大爱情怀赋予过生命的小白杨，如今已长成10米多高、一人抱不拢的大白杨。在秋风中，树叶刷刷作响，恰似回敬老人的注目礼。

四级军士长李世武告诉我，他2004年6月一来雷达站报到，就知道这棵树的故事。那时工作和生活条件不好，冬天大雪封山是家常便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他都去摸摸这棵树，想想老一辈雷达兵经历的艰苦，就会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他和同期来雷达站的童仕友互相鼓励，比着看谁工作更突出，结果双双成为骨干。他立了三等功，童仕友被空军某指挥所评为“感动人物”。

### 3

从“第28棵树”出发向北200公里，有一座海拔1009米高的鱼脊山，山上驻守着一个雷达站。

这个雷达站的阵地在山顶，营房在山下。过去，战备值班要爬自然形成的山路，从1998年开始，他们在山坡顺势修建起石板台阶，一年后完工时一数，不多不少正好1009级。

那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1009级阶梯被大雪覆盖，新兵蒋雪浩第一次跟班长上山见习，班长让他带上背包绳，他问“干什么用”，班长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两个人手脚并用地在看不到台阶的山路上爬行，蒋雪浩一脚没踩稳，摔进了台阶旁的雪窝子里。班长当即拿出自己的背包绳往他身上一套，将拴好结的另一端套在自己肩上，基本上是拖拉着他上了山。此时，蒋雪浩才明白背包绳的作用。

背包绳新功能的“开发”源自2003年冬天的那场暴风雪。当时，士官班长王庆华和新战士任庆辉正在山上值班。阵地号室之间的通信线路被大雪压断，两人接到检修线路命令后，刚一出门，就被狂风刮倒在地。为完成任务，两个人用一根背包绳拴在一起，在黑暗中艰难爬行，找到断点接通线路，恢复了通信畅通。回来时，他们多次被狂风吹倒，幸亏这根“生命绳”，两人才没被吹散。半小时的爬行后，他们扒开门前积雪回到屋子后，衣服里、鞋子里都是没有融化的雪，手脚冻得失去了知觉……

蒋雪浩从山上下来，再次凝视班长的背包绳，上面的汗渍、泥浆、血痕和曾经断裂的缝补节让他感慨万千：背包绳就像电影胶片一样，记录着雷达兵的使命、责任和荣誉！如今，蒋雪浩已成为新战士口中的“老班长”，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冬天发生在自己、老兵和那根背包绳之间的故事，“我们被这根背包绳系在一起，续写为国戍边的军旅生涯，我会把背包绳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雷达站的人”。

文学作品

长征　故园（中国画）　谭　开作

第4426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10分　印完5时30分